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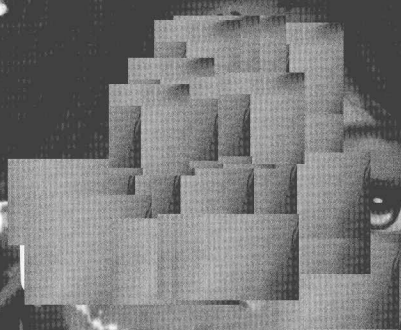
SUI XIAO SHI IN 90 海雅阿木 著

欲望都市，不可思议的事情随处发生着，
也许，恶魔就在你的背后！

深海小妖

深海小妖

海雅阿木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深海水妖/海雅阿木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9. 3
(444异度空间·第6辑)

ISBN 978-7-5453-0176-2

I. 深… II. 海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21531号

深海水妖

海雅阿木 著

策 划: 光 南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

电 话: 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bbs.net

E-mail: zhcbbs@zhcbbs.net

印 刷: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46.75 字数: 450千字

版 次: 2009年4月第1版

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176-2

定 价: 66.00元 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444YIDUKONGJIAN

第一章 /001

苏夏居然认识坟墓里的人。按理说这种阴气森森、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，会把很多人吓得三魂荡荡、七魂悠悠的。她反而不怕，只听见她冷哼了一声：“原来……是你的鬼魂一直在作祟？我现在不怕你了！”

第二章 /040

苏丰傻眼了，他下意识地停住脚步，想往回跑。当他一转身，想起刚才那恐怖的“水妖”，心中又打了退堂鼓。他不得不离开这儿，但是刑警们已经堵住去路，将他活活困住了。

第三章 /068

就在那一瞬间，苏丰从窗玻璃上看到一张脸，一双眼睛正仇视着他！那是他非常熟悉的一双眼睛，两个瞳孔射出仇恨的光芒！他吓得魂飞魄散，尖叫一声：“水妖——”

第四章 /100

“叶竞，这就是我的坟……”屋子里再次传来这个恐怖的声音，但里面空空如也，声音只能从坟里传出来的。叶竞尖叫了一声，疯也似的离开了这间鬼屋，拼命往回跑……

第五章 /141

篝火越烧越旺，他们几个人只好看守着两具尸体熬夜。卡车上的那具尸体样子挺惨，几乎面目全非。叶竞的眼睛一直盯着看，斜歪在窗外的头上，一滴一滴地掉着雨点。

第六章 /188

在场之人一个个屏住呼吸，惊恐地盯着“水妖”现身。突然，从完全开启的洞缝中冒出了一头黑发……然后是脸，惨白的脸……慢慢的，那人整个身体都露了出来。



第一章

苏夏居然认识坟墓里的人。按理说这种阴气森森、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，会把很多人吓得三魂荡荡、七魂悠悠的。她反而不怕，只听见她冷哼了一声：“原来……是你的鬼魂一直在作祟？我现在不怕你了！”

【1】神秘“水妖”

夜幕下的音旭崖，险峻中透着荒凉、惨淡，名字据说是从清朝年间就流传下来的。它，位于海滨城市明海近郊的东海湾边。

此时，崖下的一片巨石丛中，几个高中生正在打赌玩一个时下流行的“见鬼游戏”。这个游戏既能让人心想事成，又同时拥有隐身术，听说只要参与，就可以见到传说中的白衣“水妖”，而“水妖”是看不见你的身体的。

这世上若真有这种意念能让别人心想事成，那苏夏也愿意参与。

这次就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——她心里已经在虚构这样一幅画面：深冬的夜幕下，她遁着身体，像个无声的幽灵躲藏在暗处，偷看传说中的“水妖”。

一般来说，魔术游戏都是假的，它不可能真把“水妖”变出来。但既然他们的学长张奇敢夸下这个海口，只能说明这背后一切都有他设计好的机关。苏夏就要看看这其中的奥妙。

“魔术师”，即魔术游戏发起人张奇让苏夏蹲在三个人中间，叮嘱她说待会看不见他们之后，就往前面的林子里走，他叫另外两个女生卢彩云和顾佳佳也早做心理准备，如果十分钟后还不见苏夏回来，就马上报警！

苏夏依言做了，张奇用一块黑布兜头把她罩在里面，她忽觉一阵诡异的音乐响起……

一瞬间，苏夏感觉视线里的画面一颤，她的头晕了一下，然后就听不见



顾佳佳、卢彩云和张奇的说话声了。等她昏昏沉沉地揭开黑布，左右看看，发现他们已经不在了。

见鬼！这个游戏真有这么神奇吗？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苏夏决定听从张奇的话。

苏夏以前未到过这，对这里的地形不熟，但她知道那个恐怖的白衣“女妖”传说，现在，她得独自一人到那片稀疏的林子里去。

夜空中布满了流动的云团，天气异常寒冷。巨崖那面的海一片黑色，近处也是幽深的黑暗，只隐隐能听到崖那面奔腾的海浪声。苏夏突然很想回去，这里太压抑。

忽然，苏夏看见不远的林子入口处，一个娇小的白影穿行在那片并不算茂密的林子里。

那不是自己队伍里的人！但，她的背影看上去似曾相识。真的，苏夏真的看到了，她很像一个人，但一眨眼就消失了。

“这个人已经死了，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”

苏夏一阵疑惑，同时也有点害怕。但她一想到那有可能是张奇“魔术游戏”制造的“水妖”时，恐惧感立刻就没了，忙快步追赶那个熟悉得很“陌生”的影子。

穿过林子，面前是一个缓坡，往上看是陡峭的山崖，但还不至于无路可攀，两边没有路。刚才那个白影就是从这里消失的，很有可能是从缓坡溜上悬崖了，没可能凭空蒸发掉。

黑暗中不时传来海鸟的叫声，让她心口突突乱跳，又开始有些害怕。这里离公路已有一段距离，毫无一丝人气。

这时，悬崖顶处突然传来一个人的惨叫声，苏夏的心不禁收紧了。

好像是卢彩云的声音。

“坏了，莫非彩云出什么事了？”苏夏暗自惊忧。

她快速往悬崖巅顶奔去。夜幕下的她，像个幽灵一样隐没在暗黑色的怪石嶙峋间。

一股寒冽湿冷的海风吹来，苏夏才觉自己已经来到崖巅上了。令她意想不到的，上面没有什么人，只有一所土房子，不对，应该称之为“寓所”更为贴切。



这所土房子就像一个妖怪，中间那道门像嘴，一左一右两扇窗则貌似眼睛，让人心生畏惧。难道，刚才的惊叫，就是从里面发出的？

“怎么会有人在这里建寓所呢？”苏夏纳闷道，她想靠近去看看。

但苏夏还是有所顾虑，犹豫不前，毕竟她心里仍存有某种恐惧。要知道，十七年来，此处盛传常有白衣“水妖”出没，也许这栋土房子说不定就是什么人为她筑的冢寓。

但苏夏又觉得好笑，“世上何来妖邪？”她不相信世上是有鬼神存在的。

于是她顿来精神，抛开顾虑准备进寓所找人，“什么水妖，我倒要看看你如何现形！”

苏夏把手机屏幕调到最亮，发现这座筑在悬崖上的寓所的门匾上，写着“葬花寓”三个黑色大字。更令她惊悸的是，门上竟然有血迹……

“这是谁的冢寓，怎么会有血迹？”苏夏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，难道卢彩云已经……她不敢再往下想，难道此中真有“水妖”恶灵，人一旦只身探入，便被其咬死在里面？

但为了解开心中的结，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测，她都决定试试。

“喂！”苏夏大喊一声。她发现她的嘴唇颤抖得厉害，她觉得刚才惨叫的人可能已经遇难了。

也许，里面可能真有传说中的“水妖”！

此时，冷月隐于云层，人迹罕见的崖巅，没有一丝风，死一般寂静，连崖下拍岩的海水似乎都被静音！

同学的安危胜过一切，救人之心压过了恐惧，苏夏豁出去了。她鼓起勇气，推开“葬花寓”的门，慢慢进入到里面——一座孤坟耸立在房子中央。

老天，这房子里居然有坟墓？旋即，一种阴森之气随之而来，苏夏身上不禁弹起鸡皮疙瘩。

奉神位上，是墓志铭。苏夏将手机的荧光屏凑上去，就见上面赫然写着：张珞花之墓。按理说这种阴气森森、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，会把很多人吓得三魂荡荡、七魄悠悠的。她反而不怕，只听见她冷哼了一声：“原来……是你一直在作祟？我现在不怕你了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坟墓后面的黑暗角落里传来一个幽幽的女声，又似乎是从墓中发出，凄婉无比，令人恐怖至极！



只见坟墓后面的黑暗中立着一个白影！

白影缓缓向她逼近，苏夏似乎已经能闻到她身上有海水的腥味，衣服上面似乎还有一股子海水往下滴……

“水妖”，苏夏差点脱口而出，骇然惊傻住了。

张奇不是说了么，这个游戏是可以使自己隐身的，怎么“水妖”会看得见自己呢？难道她被张奇耍了？魔术并无此项功能？

“水妖”在慢慢靠近！

她紧张到了极点，刚才的胆量已荡然无存，原以为这只是个游戏，没想到还真的灵验了。就在她快要叫出声来时，门外突然又是一声尖叫。

苏夏转身奔了出来，只见卢彩云倒在了右边的窗子下面。

苏夏惊骇不已，卢彩云是个胆小的女孩，刚才她一定是躲在窗户外面看见了“葬花寓”里面恐怖的一幕，所以才被惊吓得昏了过去。

“怎么了？”这时顾佳佳和张奇也闻讯赶来，躺在地上的卢彩云已不省人事。

尚在大口喘气的顾佳佳，抱住卢彩云问苏夏：“天哪，她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刚才她看到了什么吗？”

“水妖！”苏夏回过神来，失声尖叫。

“什么？真的有水妖？”顾佳佳发丝马上立了起来，一阵惶恐。

“真的！我看到了。”苏夏惊魂未定，看上去绝不像说谎。

【2】冥杀

大约十点来钟时，苏夏回到了家里。

客厅里，苏夏张着一双恐怖的大眼睛傻瞪着哥哥苏丰：“水妖，我看见水妖了！”

“水妖？什么水妖？”苏丰被妹妹眼神里透出的恐惧吓倒了，“就……就是最近东海湾传闻的白衣水妖？”

苏夏点点头，只见她目光呆滞，喃喃道：“畜旭崖上真的有水妖，太诡异了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苏丰收到一条短信。他翻开一看，发件人是周胜一，他的一



个老同学兼情敌，短信内容说——

“苏丰，请立刻到我公寓里来一趟，快点，因为我在猫眼里看到了一个满身湿淋淋的女鬼，她说她是来索我命的水妖！太可怕了……”

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周胜一也看到了“水妖”？还让自己立刻就去？这么晚了，路虽不算远，但现在已经快十点了，天气预报说晚上十点过后将会有一场大雨。苏丰推开窗户，外面一片漆黑，这个时候，他会不会在半路也碰到“水妖”呢？

苏丰犹豫了一下，觉得还是去一次为好。他安慰了一下苏夏，披了件外套便出了门。

半个小时后，出租车在海滨公寓的保卫室门口停了下来。

这是一栋临海相建的老式公寓，建造时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有十四层，周胜一的居室在公寓六楼，是他父亲十几年前购买的，一直被当做办公性质的商务房使用。两年前周胜一的父亲出国以后，就被闲置下来，周胜一带苏丰来过几次。登记完出入表后，他乘坐电梯很快就到达了。

房门敞开着，苏丰想可能是周胜一为了迎接自己而早就打开了。走进客厅后，只觉一股热气扑面而来。

客厅里没有人，苏丰喊了几声也没人回应，四处查看，原来弥漫的水蒸汽来自浴室。他推开了半掩的门，伸头往里一瞅，浴缸用一块无色磨砂塑料浴帘遮着，水漫到了外面的地板上，冒着热气。

等水蒸气散发以后，浴室的内部逐渐显露出来。湿毛巾掉在地上，一只拖鞋翻转了过来。他从镜子里看见洗脸盆对面的墙壁。不，与其说是看见，不如说是那墙壁自动露出来更妥当。

墙上贴着白色的瓷砖，当中有一块暗红的血迹，还黏着一绺乱糟糟的头发……

瞬间，苏丰嗅到了一股死亡的味道，吓得倒退了一步。然后盯着塑料窗帘，大声喊道：“胜一？”

但是除了流水声，里面没有任何反应。他死盯着浴帘布看了十几秒钟，还是没有反应，整个浴室此时静得只能听到浴室里流淌着的水声，笼罩在一种诡谧的气氛当中。

窗帘动了一下，蓝色的玻璃窗原来是洞开的。就在这时，黑压压的天空



突然裂开一道白色的缝，缝里奔出了一道光来。

“轰隆！”一声惊雷突然炸响，吞没了浴室里的水声。

“靠！”苏丰嘴里骂了一声，怎么偏偏在这时候打雷呢？他被吓得差点跌在地上。这好像是今年的第一个冬雷。

随着一股冷空气袭来，外面刷刷的下起了雨，渐密的雨点砸在窗玻璃上，在静得有点压抑的房间里发出令人心悸的声音。他镇定了一下，还是壮着胆子靠前一步，掀开了浴帘。

“啊！”只听见他狂喊一声，狼狈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周胜一赤裸裸地靠在浴缸边上坐在浴缸里，肩膀以下的身体浸在水中。他侧身对着苏丰，眼睛凝视着墙顶。说得准确一些，是两只失神的眼睛傻呵呵地睁着望向天花板，嘴也张着，头发湿淋淋的。浴缸里的水通红通红，大概是掺了血的缘故。由于水开始不断地朝外流，颜色被冲淡了不少。

苏丰倒退着走出浴室，他本想赶紧离开这里，出门却瞥见走道那边有个人正朝他这边走来。他只好又退回房间，背靠在门上，胸口突突跳个不停。

门铃这时候突然响了。

苏丰一阵慌乱，这个人来得真是时候，难道他（她）知道房里发生的情况？会不会是警察？他朝猫眼看了看，只见门外一个满身滴着水的女人背对着门，从猫眼只能看到她的背影。

随即，一股海水的腥味仿佛穿过门缝，直至鼻间。

“水妖”！苏丰潜意识里想到的只有这个词，他身上的汗毛几乎在一瞬间倒立起来，一股森然之气压在这栋公寓里。

苏丰向来号称胆大，居然给吓得这么狼狈。他鼓起勇气再次往猫眼看去，门外却变成了一张微笑的脸和一双温和的大眼睛。

她会是“水妖”吗？但分明与刚才所看到的人完全不一样。难道刚才是神经高度紧张，产生了幻觉？他横下心，大声向外喊道：“谁？”

“我是餐厅服务员，来送夜餐的。”一个温柔的女声在门外响起。

原来是个女服务员。

苏丰松了口气，连忙把外套脱了，露出赤身，然后把门开了一半，向外面的女服务员表示歉意：“对不起啊，我刚从浴室出来。”

女服务员莞尔一笑，道：“没关系。”



苏丰刚接过夜餐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等她离开后，苏丰仔细看了看房里：周胜一的皮包还在那里，褥子和被窝依旧摊在地上，一边随便放着揉皱了的蓝颜色西装，旁边放着一件女人的衣服——一件蓝派克毛衫！还有一个乳白色的女式手提包。

一个独居男人的居所里出现女人的东西没什么，但奇怪的是：这些东西，苏丰看上去怎么都觉得很眼熟，可一时又想不起来究竟是谁的。

他把香烟掏了出来，想要喘口气，点烟的时候，手指尖不停地发抖。苏丰竭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猛地吸了一口烟。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婚事才过去七八天，周胜一突然死在浴缸里。从现场可以看出，这里曾经来过女人。苏丰充满恐怖地朝床上的女人物件看了一眼——难道，他是被这个神秘女人杀死在浴缸里的吗？

这个现实苏丰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，他不相信周胜一会死在一个女人的手里，不管怎样，他一定要再证实一下。

他又走进了浴室，竭力保持着冷静的意志。

周胜一以刚才同样的姿势坐着，傻呵呵地睁着眼睛朝着天空，头碰到的后墙附近呈暗红色，大概是从后脑勺里流出来的血沾在了上面。苏丰尽量让自己平静，走上前去仔细观察尸体。虽然看起来肯定是断了气，但他还是想证实一下，从水里捞起周胜一的一只手，为的是要搭一下脉。

被捞出水面的周胜一的手心里握着一把好像是女人的长头发，苏丰大惊，扔掉毒蛇似的把他的手一放，站起身来。

苏丰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神态越来越模糊，他“嘭”的一下关上浴室门，靠在墙上定了定神，竭力想搞清楚问题的核心，但还是弄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他的手机突然响了。

是一条短信。他翻出来一看，屏幕上一行奇怪的字出现在他视线里——

“你必须选择一道题，做对了，可免一死。A，给你三十分钟，处理掉尸体；B，可以选择离开；C可以选择报警；D可以选择离开后再报警。”

苏丰愣住了，对方这留言不证明自己已被陷害了吗？是谁要对他下此毒手？他颤巍巍地翻开下一页，对方的电话号码出来了：137119***48。

珞花？

苏丰心里顿时掠过一丝恐惧，后背仿佛一股寒气袭来，这个号码他太熟



悉了——是几天前死去的恋人张珞花的电话！

这太诡异了，他竟收到已故恋人发来的短信！

猛然，苏丰打了个激灵——他想起来了，今天是头七，珞花的回魂夜……

他马上回拨了这个他以前拨了无数次的号码，话筒里先是一阵沙沙的声音，不一会又传来一个如呼吸般幽幽的声音：“你看到水妖了吗？”

啊——苏丰猛地丢掉电话，突然有种置身于阴曹地府的感觉。

【3】移尸脱险

苏丰坐在沙发上仰望天花板，他对收到的短信非常恐惧，还有那些张珞花生前的衣物，也是诡异得让人无法理解。他实实在在地置身于阳间，张珞花也已故七天了，这都是不争的事实，怎么会遇到这种怪事呢？他一点也不认为张珞花会是制造这些的幕后人，他也绝不相信一个死人会从阴间跑出来杀人，然后还栽赃给别人。

但是，留给自己的时间只有三十分钟，苏丰已然意识到这百分之百是一场事先预谋好的陷害，而所谓的“水妖”只不过是凶手用来行凶的一件外衣。如今他已经如同一枚棋子一样被人推到了悬崖边，卷入这场凶杀案中，一种无边的恐惧正慢慢向他袭来。

很显然，“水妖”是在跟自己玩一个游戏，挑战他的心理极限，让他彻底崩溃！而苏丰自己也不敢报警，那样做的结果只会让自己过早地成为犯罪嫌疑人。

一想到房间里有死尸，苏丰就直哆嗦，总感觉背后有股阴风吹来。为了不去蹲那阴冷的牢房，现在他没有时间想那么多了，当务之急，是要在警察来之前想办法转移尸体，将这里布置成“非”杀人现场。他开始冷静地思考，人生中第一次被一种叫“心怀鬼胎”的卑鄙丑恶折磨着。

苏丰离开客厅打开了窗户，公寓楼背面是一片草坪，停车场里有几辆车，但是却看不到周胜一的淡绿色车子，应该是被开走了，看来，只能选择别人的车了。他又到阳台上观察一番，发现可以从阳台的铁栏杆上系一根绳子，将周胜一的尸体从阳台上吊下去运走。

他回到屋内，在周胜一的卧室里找到可以代替绳索的东西——网线。



网线是双的，非常粗厚，比一般绳子还牢固。很快，他又找到一个家伙——拉布包，是那种旅行用的帆布大提包。

苏丰心中一阵狂喜，接下来，他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他把其中一张床上的褥子和被窝推到一边，抽起一床毯子，然后再把床重新整齐地整理一遍，让人看不出任何异常痕迹后，关上房间门到客厅来。

唉……这是怎么了，居然成了一个死人手里的一枚棋子，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他使劲把茶几上的遥控器砸在地上，狠狠地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恐慌。

时间有限，这个时候生气是没用的，他又快速把散落在地板上的周胜一的衣服拣了起来，然后又去了阳台把网线系好了，他环顾四周，公寓每扇窗户都挂着窗帘，黑灯瞎火的房间很多。

瞟了眼手腕上的表，已经用了十五分钟，只剩下一半的时间了，他只得硬着头皮返回屋里，脱掉夹克衫，卷起袖子，再次走进浴室，现在该用手去碰尸首了。

他本想从房间里出来透透气，站在门边犹豫了一下又停住了。一旦步出房门，监控器就会记录下一切，现在最好还是少让自己的面孔暴露。

苏丰从未碰过尸首，现在他突然感到害怕。他想把身子朝尸体那面弯下去，又把手缩回来擦冷汗，怎么也提不起勇气。

他喘着气，盯着尸首看了好半天，又试了一次。这次他不朝尸首看，光把手朝前伸。手碰到了尸首，有一种冰冷的感觉。他停了一停，又把手伸过去，从背后把手放到尸首的胳肢窝底下，抱住尸首的肩膀朝浴缸外面拖。

尸首比看起来要重，加上已经开始僵硬，很难对付。但是一经接触以后，倒不像开始时那么害怕了。不，与其说是害怕，不如说是觉得他可怜。

苏丰一边把尸体从浴缸里抱出来，又拖到外面，放在铺好了的毯子上，使劲把弯曲的腿扳直，一边为周胜一可惜，这么有钱就早死了，这个哥们儿已经做足了准备，两天后的东海湾旅游开发项目的竞标会上，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雄厚的实力成为标王，夺得东海湾那块风景宝地。但一看到他脖子上的淤血和早已冰冷的身体，又叹自己真是倒了大霉。

苏丰把周胜一的尸体翻了过来，后脑勺上凝着血，这个部位好像被猛击过。周胜一的腿很粗，屁股也肥大，苏丰像梦游似的把那个大提袋拉链打开，把尸体装进去，又用尼龙绳一道道捆好。



做完各项准备，已经接近十一点，只剩下十分钟了，苏丰到浴室里放掉浴缸里的水，把浴缸冲洗干净，然后将手和身上收拾干净，最后，他打开了通向阳台的门。

黑压压的夜空掠过一道白色的闪电，“轰隆”，夜空又炸了一个响雷。紧接着，一阵瓢泼大雨降落下来。

一股冷风涌了过来，雨水覆盖的地面尽收眼底。他霎时像冻僵了似的，又回到房里穿上外套出来。外面暴风骤雨，老天爷真是有眼啊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，一定要在雨停之前完成抛尸计划！

苏丰把装有尸体的拉布袋搁在铁栏杆上面，系紧在绳索上后，将它慢慢地推将下去，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直听到“啪——”一声，拉布包似乎很稳当地砸在软绵绵的草坪上，发出不大的声响，即刻被雷雨声淹没了。大约过了两分钟，确定下面没有发生异常情况，只有风雨交加的怒吼声，他大大松了一口气，背心立时渗出一身冷汗来。

为了赢得最后的时间，他利落地解除了阳台上的网线，然后离开了周胜一的公寓。

门卫室里的灯还是亮着的，门卫正在看电视。

雨雾中，依稀可见装着尸体的拉布包就在草坪上面。风刮得很猛，雨飞舞在空中咫尺莫辨，天气也好像变得十分寒冷，苏丰禁不住索索直抖，心里却腾起一股解脱感。

苏丰艰难地将装有尸体的包塞进一辆车的后备箱，关上盖子，时间也正好停留在十一点！

三十分钟，他完成了一项艰巨的抛尸体任务！

“胜一，一路走好！”苏丰向后备箱扬扬手，慢慢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

他刚走出公寓大门，手机短信的提示音响了。他翻开一看，内容很短：“你做对了！”

他猛地抬起头，发现街道不远处的雨雾中有个白色的影子快速掠过，一下子就消失在茫茫雨雾中。那背影像极了先前猫眼里见到的那个白衣女人——水妖？



【4】受难之家

“请问，现在还营业吗？”苏丰对酒店服务员微微一笑。

总台的收银员见他浑身湿透的样子，有些忍俊不禁：“营业……先生欢迎光临。”

因为下雨，这时候大厅里静得出奇，没有一个客人。一个女服务员把他带进了通向三楼的电梯，然后住进了三楼的一个房间。

苏丰进浴室去洗澡，在心情烦闷时，人总是希望冲凉能把一切抑郁冲掉。他用力搓揉两颊，以求迅速忘掉内心的烦躁。

都是张珞花害的。

“妖，她是妖，她是妖灵……”他气愤地回到客房，打开窗户看了看对面的公寓，一切都静静的。这才把头靠在床铺上，安心了许多，闭上眼睛养神，竟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刚睡着，一场噩梦就开始来折磨他。

公寓楼的阳台底下围着一大帮子人，他们屏息静气地看着悬在栏杆上的大提包。包里一个裹在白布里的东西被风刮得直摇晃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刑警出现在尸袋旁边，他的手里拿着一把刀，露出雪白的牙齿在笑。仔细一看，刑警竟是张珞花……

苏丰大喊一声不行，几乎在喊的同时，张珞花已经将绳子割断了。随着一声刺耳的惨叫，袋子里装着的东西掉到了地上。

发出惨叫声的是张珞花。

人们一窝蜂地冲了过去。苏丰也跑过去，把一道道捆紧的绳子解开，从布袋里露出了一个赤裸裸的身体——一个男人伏在地上，后脑勺上凝着血迹。他把男人的身体放平，然后看了看脸，不由得“啊”地惨叫了一声，直向后退。

那是周胜一的脸。

苏丰被一场噩梦惊醒，囧地从床上爬起来坐着，呼哧呼哧直喘气，用不安的眼神看着窗户。



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是第二天的九点多了。

他跳起身来，拉开窗帘朝外望去。雨停了，但是天空依旧浓云密布。奇怪的是，出了这么大的凶杀案，竟不见一点新闻报道。

他掏出手机查看，又有一条新信息，不过是昨天晚上发来的。他翻开一看，发件人仍然是张璐花，内容很短：“你赢了。这才刚刚开始……”

逃不掉的！惩罚还将继续……

苏丰心里有些绝望，他不安地站在窗口观察公寓的动静，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

他又转到了公寓楼下，大厅里不断地涌出来一些人，都是一些住户，突然他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忙闪到一边去。那个人出门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孩跟在她后面。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女人，她就是那个送晚餐的女服务员，他们是一对母子？

苏丰转头看了看停车的地方，那停着一辆进口汽车，他也同时认出，那就是藏有尸体的那辆车。

别的车子都开走了，进口汽车的主人始终未出现。苏丰隐藏在草坪旁边的一树丛旁，看着那辆载有周胜一尸体的车，等待车主的出现。

恰巧这时，一个年轻男人向那辆进口汽车走去，在他的身后，居然跟着刚才那一对母子。苏丰愣住了，这是一个三口之家？

那个女服务员钻进汽车，嚤嚤啜泣。

“哭也没用，你也不为孩子想想？今天无论如何你也得跟我走！”男人样子看上去很凶。

男人把手伸向女人，那女人便掏了什么东西给他，像是汽车钥匙。从两个人的动作和表情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感情并不好，但小孩却显得兴致极高。

而此时，苏丰却有些忐忑不安。如果那个男人去开后备箱，不但会发生一场骚乱，更要命的是从此小孩将有一对无辜受害的父母。他隐在树丛后面，心中涌起一股罪恶感。

男人钻进了驾驶座，女人和孩子坐在后边的位子上。不一会儿传来发动机启动的声音，车尾冒出了白烟。

忽然，苏丰怔住了——因为他看到了即将发生的可怕的一幕：男人从驾驶室里钻出来，朝车子后面走去……